

續

藏

書

續藏書二十四卷目錄

孝義名臣

丘公鐸

知縣簡公祖英

附 高彬

姚公伯華

朱公煦

附 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麴公祥

洪公祥

虞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

附弟繡

何公倫

附

孝童崔鑑

續藏書二十四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四

孝義名臣

丘公

事

孝陵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名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

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給親亡。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於神，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

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皆類此、

知縣簡公

簡祖英，字世英，廣之東莞人。學問該博，有才略。事元
爲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鄉邑。贊平
邵宗愚，功居多。廖永忠克廣東，乃徵祖英赴闕。燕勞
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老，疏辭歸。其略曰：
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少長知學，冀或用世。
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叅
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者五人。
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

于石苞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
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鈇鎖臣母得以生還
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羝烏私情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再肉銘感 聖
德徹于肝肺雖九死其何能報 陛下復加甄錄寄
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逡巡不敢拜
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
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
年逾耄孤苦特甚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

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幸大矣
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西山之日其來
幾何苟違親而事主陛下安所用之上從其請
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勝國皈降之臣始雖
榮遇終必擯斥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祖
英之見卓矣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
也仕元至萬戶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
賈徵爲武職固辭久之把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蕢稱
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

二五

姚公

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寇盜
芻午肆剽掠，民不聊生。父母妻子避匿山澤，不相顧。
邑人姚伯華，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
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度不能存。奉二
親，匿閩原山中，各挾資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
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
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賞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
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

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時江無舟，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向岬來。伯華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岬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饑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二晝夜完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四海大定。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如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已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伯華記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三○子○生○八○孫○顯○者○曰
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
伯○華○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孫○夔○贊○曰
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善○人○也○嘗○寄○人○綾○帛○衣○以
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
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也○伯○華○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
一○失○者○客○有○過○其○肆○少○憩○遺○一○巨○囊○視○之○乃○鈔○也○急
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不○自○記
憶○出○囊○還○之○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

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火其骸携歸匿之給曰得錢事可解伯華罄其所有不足復鬻畝田四十餘畝付以去既而歸語曰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置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情伯華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伯華不自享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不忘其所自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餘慶可延也

朱公

朱煦者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不已。煦事之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受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費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

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歿，季用傷煦死，病亦死。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父子俱以病死，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圭請代。上喜，欲原之。刑部尚書來濟以爲法有常，不宜撓法。開僥倖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

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焉、

毛公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奉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虎狼、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衆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安忍棄之？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

博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
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
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
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
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
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
蔚炳蔚生二子紘縵皆好學紘由國子生爲殿廷儀
禮司序班

劉公

劉謹浙江山陰縣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歿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携伯兄

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
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
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
其事

程公一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通乃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旣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

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孫公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疊疊也。雅愛宋名臣言行錄，暇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旣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孟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

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年劉亦居堊室不
近酒肉者三年

錢公

錢瑛字可大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以來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秦和之梅岡既又走其迤迤大洲等又奔雷川最後又

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本和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本和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旣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入國朝，兵定有

司以可大之賢薦者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本和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名之曰思樓。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瞿公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領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

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
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
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芟水中人以爲精誠所
感云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
擅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
往以錢二十緡投其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鵝衣百
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若欲糴十千耶遂如
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
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

兒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質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笏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携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一金不白私，木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感額曰：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

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及見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孝子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毋以老身爲念遂終 宋太史論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麴公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

瘥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
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入貢申
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
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
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
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
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洪公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

父疾良已，祥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醮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滯。嘗值暴雨，或勸其急行，笑曰：「緩急等濕耳。」壽九十七終。里閭評祥行，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

虞公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明州南村桃浦鄉孝子匍匐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唯謹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其衰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謁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事過沛拜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者文

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邁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于余身久之頽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侵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

奠一如其父至遠其內子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
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
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余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
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骨立不復
舊容尚書揚公大叅張公侈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
人咸稱曰虞孝子孝子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鵠鴒來
巢寢室馴甚每聞哭聲鳴鳴鳴若助之者

楊公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長老交游士夫未嘗名字之咸呼之曰楊孝子故楊孝子名最著孝子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恭父蚤世哀毀特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飢無不如志母酷愛其孫時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以告母嘗愉色在左右以安其心暇則坐塾中誨諸子

及鄉鄰之秀必以躬行孝弟爲先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備至晝夜未嘗安寢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時左布政使蘭陽丘陵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遂上奏旌其門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東海張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

皆能道其行事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夷考其事不過日用
之常委曲致力耳蒙莊有言事親而能適不問所養
矣然則世之立異爲高而未必能悅親者非真孝也

王公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於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不能辦歲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乳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尋吾父以歸母曰汝父去家久不通音耗尋可得乎原仰

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轉而東行將徧齊魯之郊者數年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西颶風甚急宿於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近午見廊僧炊飯就乞食與以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曰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覺一丈人携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曰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山寺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

名夢覺原雪夜造其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問曰少年何處人何爲至此原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予之食珣方爲衆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也因召問曰汝識此少年子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相問訊問知卽珣也不覺欷歔相抱持而哭然珣絕無歸意曰委妻子二十餘年何顏復見汝母乎當竟爲輝山下鬼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口占七言

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述其始末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遠近鄉閭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唐公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爲耶？乃潛割右臂肉，鼎臠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

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進蒙。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事方危急，雖召何及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儼事嫡母甚謹，於生母宋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苦枕塊，惟從一童子，蛇虎縱橫其間，儼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

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賦詩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力辭曰：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去。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姚太史淶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况

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其情獨可緩哉。無可柰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隱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瀆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且以毀傷爲非，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爲之，而

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劉公

羅子洪先曰、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
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
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
不相驚、其始、人以爲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
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
事、又明年、聞知且滿喪、乃結黨、僞爲盜、夜火其廬、執
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
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者、卻不受、黎明乃歸、

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久之乃盡知其爲人，蓋篤行者也。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歿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殽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奔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強之卽擁戶不顧，有欺侮者忍。

以待之。故嘗自號耐辱居士。人旣莫知重其行。及其旣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無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奇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沒者衆。而失紀載者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沒。猶且不可。况欲陰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陰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居士名和。字元中。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只。值居士喪。能茹素助哀。與之肉食。

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榮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修修、修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

訓導劉公

劉閔字子賢福建莆田人幼有至性少長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

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
不報御史宗燮知府陳效又薦之 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
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
經月誤等書藏于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
持身敦樸臨事周慎頗有閔風

歸公

歸氏二孝子，一名餓，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甕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譏謔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伺伺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人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

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云。一名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緝友愛無間。緝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緝

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疏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亾，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何公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息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清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歛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

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道亦高士云 趙先生鏜曰余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過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重役令曰孝子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酏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

者欲歐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歐爲？又
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而不呼，將取
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
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
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孝童

吳桂芳曰。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

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玉，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涕泣。忽鑑自學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所構，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卽潛入學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傷口且詈。王鑑從，傷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牖下，亾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

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牖下第觀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勿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

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
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于
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亾又恐累母
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
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
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續藏書二十五卷目錄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環

樂公栢

附弟稅

李公疑

葉公伯巨

附鄭公士利

高公瑾

汪公灌

附 夏宗顯

王公芳

附

義僕阿寄

義倡邵金寶

續藏書二十五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五

孝義名臣

員外郎杜公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公尤好學攻書爲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歿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寺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

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交或有存者庶萬一
可冀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
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歿已久惟
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
破衣兩行至公家公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
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
故公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
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
故人及幼子伯章公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

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是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公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公令媵女從其行，至暮無所遇而返，坐定，公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公以下皆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公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與較，母有痰疾，公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公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

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公歸半歲伯章來是日公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爲不祥止之公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公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歿舉手向公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絕公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公後爲晉王府錄事晉水部

員外郎

孝義名臣

卷二十五

三

樂公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亭戶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輪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枕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歿未可知，設歿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枕又詣縣庭，請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

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柎也。梳罔知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柎行可一舍許。梳又追及之。柎叱之去不聽。卽乘堦垣以塊提梳。垣之塊去者半。梳度伯氏心不可回。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柎果歿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柎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歿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柎歿。惜哉。烏思道曰。柎之就禍。梳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梳雖不歿。昔固分其歿矣。柎雖

歿猶不歿也。古伋壽之歿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
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柝枕復爲伋壽，傾動郡縣
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讐者，苟聞其風，當何如
哉。

李公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過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眊眊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

大綱

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

脫不取我歿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
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歿
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
人家書往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
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歸平陽耿
子廉械逮至京帥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
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
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
歿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歿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

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宋學士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葉公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人知其無它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二事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

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絲棼而理之。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諳事之王。無事則易兒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

難見者也。其語甚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瘦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

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雷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

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
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訶
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于郡守
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
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
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
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
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科曰我疏上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

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
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
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
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
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
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高公

高處士瑾者大梁人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
上壽自歌舞爲歡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
爲執鞭道傍何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
王生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
見多窘乏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
不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逆處士之官邸養輒感額
求歸曰吾徃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母
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

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鄉閭
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僕使不
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淳風矣妻
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謂瑾曰吾幸
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嫂子以百金請
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耶

汪公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徭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吾屬子弟也。顧隳恩圯義而闕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

時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反則會衆擊豕醜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

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

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請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歿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國初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轉輸。華亭夏宗顯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集。聯事皆則之。宗顯

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窶，恭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弟勉於善，歲凶多賑貸，稱長者云。

王公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螻亦存悲濟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

奇士奇士乃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燠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至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糞缶躬爲滌除旁睨者率不堪無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王君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子已矣儻理道俯乞書慈谿

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眸炯然王君曰古今且莫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但化邪摩其匡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卅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父女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王君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

有蘇蘇隕涕者。論曰昔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歿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愀。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

義僕 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此與漢之李善、何、吳、蘇、葛、諸氏寡婦悉替珥之，媼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

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歿，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子，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阿寄村鄙之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斃而後

已嗚呼不可及已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
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
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
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
忠純孝可也

李禿翁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
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
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
况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

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柰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與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於奴焉三歎，是故不敢名之爲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爲，我實不能也。

義倡

附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灰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于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

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又奇。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歿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於倡而能委曲以全大義。武壘朝臣所難者。其妻以不能救夫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